

古文辭類纂評註

二

吳興王文濡校註

校重
古文辭類纂
評註

評校 音注 古文辭類纂卷十九 奏議類上編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即佳吳不祥之意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巳。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同音摘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

自古人主好動干戈而禍大而禍大

秦政用兵之害

漢武用兵之害

隋唐用兵之害

論斷甚確

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俗女六切 雌字切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

臣故曰劉海峯云不
勝而禍小

專指時事

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音盧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彙。老。弱。

此數行抵一罵弔古
戰揚文

且使陛下劉海峯云
此言將弱財匱不可
用兵

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
 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豨。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
 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質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
 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
 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
 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
 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
 臣寡婦之哭。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音枯鬻音力轉魚鱉。以為膳
 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
 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
 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
 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
 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

且饑疫之後劉海峯
云此言盜賊遽起不
可用兵

天之所背劉海峯云
此言天心厭亂不可
用兵

入情入理

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可
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
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
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
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
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
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
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
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
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
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
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
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

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劉海峯曰。沈著痛快。足爲忠諫之式。○姚氏曰。余嘗論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既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發揮己意。其以烹宰禽獸爲譬。乃是黃州戒殺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高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言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畢秋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實事。載於元豐四年。

又載帝述呂公著趙高事於元豐六年是矛盾之說也又方平乃僉人屢爲司馬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作誌之美而嘉予之皆非實也○蘇厚子曰按宋史本傳云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矣是正謂此書已上矣○姚慕庭曰惇元言非也宋史成於託託本多遺議況其時東坡文行世已久安知非與畢同誤乎

建元 漢武帝年號 蚩尤旗 星名晉書天文志蚩尤旗類 葬而後曲象旗 巫蠱 巫以邪術蠱惑人也漢武時女巫入宮教人解厄埋木人於地而詛

之帝病嬖人江充因言巫蠱之由充與戾太子有隙言太子宮中木人甚多太子舉兵反收充斬之尋自殺後壺關三老白其冤族充家 隋文帝 名堅楊 煬

帝 文帝子 突厥 唐外夷名唐時奄有漠北今土耳其其亦其遺種 高昌 唐外夷名在今新疆土魯番地 吐谷渾 唐外夷名今

松潘縣皆其故地 遼東 高麗居遼水之東太宗曾征之 武氏三句 武后殺唐宗殆盡 虱 敗也 元昊 西夏主本姓拓跋

子 延安 今陝西膚施縣東 涇原 今陝西涇陽縣 麟 宋州名屬河東路 府 宋州名屬河東路 弼臣 指

書省 樞臣 指樞密院諸臣 薛向 字師正工計 橫山 在陝西省榆林道境 韓絳 字子華開幕府延安時

取橫山既城囑元又冒 陳升之 字鳴叔建陽人安石引之爲相安石開邊釁升之附會之 呂公弼 字寶臣夷簡

帥無附會
用兵事
寶元慶歷
宋仁宗年號時趙元昊反宋岫屢敗
王韶句
韶字子純德安人景思立之敗朝

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羌瞎征
知搜絕拔柵去按熙州河州在今甘肅
章惇句
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時經制南北江

山遂乘勢而南以是兵久不決按梅山在今湖南新化安化兩縣
熊本句
本字伯通

川羅晏夷叛本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逐柯陰會於柯陰降之渝州南川獠木斗
沈
本進兵銅佛壩破其衆木斗舉秦州地五百里以降按渝瀘今四川巴縣瀘縣

起句
起代蕭注守桂州妄言竊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禁止交人入州縣貿易交趾

李憲二句
憲宦官官熙州北周置今爲臨潭縣宋時屬秦鳳路

南郊句
郊祭天之名宋代郊祭
白登
山名在今山西大同縣
西域二句
漢光武二

車王賢欲兼并西城諸國恐懼軍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須得部護帝報曰今使者求兵未能得出爲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鄴善等復附匈奴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

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

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

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疊晉恥晉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

魏氏委按公費州上
文請公書則此奏具
稿而未及上也

憤王東歸。取其居中
控制形勢。利便。斷無
畫錦自炫之小見。

其地宜於守

其民宜於兵

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櫓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音茂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櫺音雷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音蕩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

以形勢之地而不知所以守宋之武備可知

強鷲者得所用亦化秀爲良之術

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鷲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

固守徐州即保全京
東一舉兩得

如此則事權統一

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敵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音鑿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

不修博弈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基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

守臣權輕則無以盡其職實以大綱闕略其小故是謂善法

此法殊未善

因地取才固是良法

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闕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通音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

得士以西漢爲善

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他旬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鯨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闕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

引進豪傑。消弭盜賊。固是良法。但患奉行不善耳。

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及。永寧之後。盜賊蠡起。郡國皆以無武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茅順甫曰。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吳至父曰。此文前幅實雄俊。有豪傑氣。然猶不免虛橋。

備員册府

歐陽修曾薦諸秘閣

兩郡

指杭州、密州、杭州、密州、治今山東諸城縣

河北

黃河以北、今直隸等地

壘

州

治彭城、彭城、今銅山縣、徐州襟帶江淮、枕礪河洛、東接齊魯、西通梁楚、呂梁橫絕其前、西山合圍其外

咸陽

今陝西長安縣

材官句

見漢書

通敢、矢也、材官、武弁也

屋上建瓴句

見史記音下向之勢

樓堞

樓、城樓、堞、城上女牆

汴

即汜水、在河南、泗縣入徐、歷沛縣

而北。戲馬臺

有三、此在銅山縣南、宋劉裕大會賓僚于此

仞

八尺也

袤

長也

欄

當作欄、圓木、自城下垂、用以擊敵

今江蘇沛縣。宿遷

今江蘇宿遷縣

劉裕

南朝宋主

朱全忠

五代梁主

碭山

今江蘇碭山縣

魏太武

名濬、姓拓跋氏、宋元

嘉二十七年冬。魏攻彭城不克。

王智興

字匡諫、唐懿宗時人、初爲牙兵、後至節度使、史稱其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殺異己者、呂布、字奉先、東漢末颯將